

山东舰上，深蓝梦中——

他们为战机“刀尖伴舞”

□ 本报记者 张瑞雪 三亚报道

“不遗憾，因为每次释放‘飞鲨’，我都觉得自己在打出那颗致命的子弹，这是属于航母人的进击。”被问及是否遗憾不能亲身上战场，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队员高翔神采奕奕地说。

7月上旬，刚刚结束访港行程的队员们兴奋尚未褪去，收获的每一声欢呼与每一句称赞都像对过去海上苦战的由衷嘉奖——幸福的光晕仿佛为航母也镶上了金边。

起降保障中队，是山东舰上被称作“刀尖伴舞者”的特殊团队，曾风行全网的“航母style”正是这支队伍千百次默读的身体语言。

在登上甲板前的最后一道狭窄入口，一行红字像是宣誓般写道：“上甲板，就是上战场。”有的战士战场在万里长空，而有的战士战场在万平甲板，他们同等地为每一次可能的胜利，拼上全部。

手

甲板上「最后一道生命线」

在中队长任驰眼里，手势这一身体语言是起降保障系统的“最后一道生命线”。

“就算情形严峻，电被切断了，灯光失效了，对讲机信号没了，但我们只凭一套手势，也能保证‘飞鲨’照样飞出去、落回来，把流程稳稳当当走完。”任驰解释，中队如今仍会训练不借助现代设备的起降保障整套手势，以应对多变形势。

2012年11月，歼-15在辽宁舰首次成功起降。万众瞩目下，战机冲破碧空前，起飞助理一套流畅的“半蹲屈身、右臂前伸、食指和中指指向起飞方向”指示动作趣味性十足，顷刻引爆网络，成为风靡一时的“航母style”。

任驰表示，看似简单易模仿，事实上，为了在恰当时间用身体“讲出”恰当的指令，专业引导员仍需反复对镜练习，确保肌肉记忆与指挥流程完美咬合。

而着舰时，虽无起飞时的复杂手势，但一双双手常常摩挲着根根阻拦索，反复检查，擦拭保养。最艰难的“硬仗”则是——当阻拦索逼近使用寿命时，多个小组必须无缝配合，将旧索抽离，让新索就位。

在战士董鑫心里，8年以来，他心中最有分量的，便是在山东舰远海训练期间的一次“夜雨换索”作业。他回想，“当时已是深夜11点，还下着雨，但滑轮组索的使用次数逼近上限，到了不换不行的关头。”

一双双训练有素的手在接力，甲板灯在夜雨中晕成黄雾，手掌已滑湿，唯凭手指扣紧、手臂发力、手肘转动……甲板上，船舱底，一根阻拦索连通起数十人的手，海面上的太阳洒下从金黄到橘红的光。昼夜轮转，“长征”结束，双手酸痛——崭新的滑轮组索即将迎接它的第一架飞机入怀。

有的战士以手持枪，有的战士手握方向盘，有的战士手指按下红色开关，有的战士则精准落地划出手势，或者妙手呵护甲板安稳。

深蓝已至 未来已来

“待命完毕！”高翔说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句口令，意味着一切有惊无险，“飞鲨”即将冲天。

刘明则多了一重期盼——他最希望，每一架从山东舰放飞的战机，也能平平安安、稳稳当当地收回来。

对高翔来说，未来还有无限想象空间。他说，自己一毕业就登上航母，从此在舰上度过的日夜比在陆地还多，南海与西太平洋的海风曾经轻柔吹过他的每一根发梢，所以他甘愿余生都拥抱蓝海，成为中国航母迭代的亲历者、见证者，乃至建设者。

二十世纪，被誉为“中国航母之父”的刘华清将军曾说，“中国不发展航母，我死不瞑目！”2025年，有舰员在远抵西太平洋时，舀了一瓶水，那是他见过最深的蓝色——深蓝已至，未来已来，个人、民族、国家的梦，都将在海水最深处如约实现。

（李鑫林、赵浩然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耳

轰鸣中揪出那声「啪」

当一架歼-15按照预计航线驶过起始点、正侧方、三转弯、瞄准下滑道，正呼啸着舰，此时从高达130分贝的轰鸣声中精准揪出一声细微的异响，需要怎样的耳朵？

事实上，起降保障中队的大多数队员都拥有这般令人惊叹的听力，原因无他——“你已经听了上千次正常起降声，就像听一首单曲循环的歌，哪个音符跑了调，耳朵比脑子反应还快。”中队官兵李鑫林解释。

三级军士长郝振山，是先后服役于辽宁舰、山东舰的老兵，一对“金耳朵”早已练就不过于探测器的灵敏度，但回忆起一次战机着舰时的响动，一对笔直眉毛仍扬起后怕的弧度。

“一次飞行结束，我们正在进行拖动保养，突然听到阻拦装置‘啪’的一声，又脆又短。”郝振山回忆，当时甲板上设备轰鸣，拖动的索链哗啦作响，但他仍然辨听出一个“不太对”的音节，方位似乎来自滑轮部位。

果然，经过一整班人长达30余分钟的溯源检查，一根金属断丝赫然出现在滑轮组索间，“一开始查了十几分钟，他们说没问题，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，坚持再查查。否则，代价可能是一架‘飞鲨’。”

能精准捕获一根断丝“啪”一声的耳朵，却没能听到自己女儿“哇”一声来到人间的宣告。

那张线条方正的脸上有了愧疚神色，郝振山柔声说起，6月份出航远海时，恰逢彼岸的妻子正在产房“过关”。

临产那天，他每隔两小时便给妻子打个远洋电话。晚上十点，“海的女儿”开始了她的第一声响亮啼哭，像海潮拍岸一样不知疲倦，他的电话却在一小时后才打来——这成为郝振山心里极遗憾的事，那晚，甲板上的月亮他端详了又端详。

舰员们的耳朵，大多如此，一只竖起来，聆听浪头起落间舰载机刚猛的啸叫；一只便垂下去，把家人的絮语和爱，小心盛进来。



2025年4月，航拍海军山东舰远海训练歼-15T舰载战斗机滑跃起飞瞬间。（□李刚 报道）

晴空下，甲板上，在这被称作“世界上最危险的45英寸”的方寸之间，有一双眼睛，如同最精准的锚，捕捉着余光游走的三个方位的变动。在1~2秒的钩锚后，这双眼睛将告知大脑，舰载机是否已经准备就绪，刺向万里穹顶。

“站在面向舰载机稍偏右的位置，我的目光一定要同时囊括多个不同战位的信息，比起大幅度转头，仅仅快速转动眼球也能缩短时长。省出1秒，战机就能早飞1秒。”高翔站在银白色歼-15舰载机身旁，挺拔的身体被鲜亮色块错落分割，绿色内衫、黄色马甲、白色手套、黑色长裤，服帖地包裹着战士，让灰色甲板也平添几分生机。

高翔介绍，在释放舰载机“飞鲨”的关键节点，至少需要“眼观三路”，才能在分秒间猎取关键信息，一旦有人作出表示异常的姿态，他必须迅速决断并向整个甲板传达“特情”提示。

黑亮、清明、炯炯有神——这双眼睛在长期刻意练习下，眼部肌肉时刻保持适度的紧张，瞳孔则机敏地游移，以便把“飞鲨”的状况悉数收于眼底。

作为军校毕业的大学生军官，高翔并非“空手而来”，他已经装载了前沿理论、辽阔视域与开放头脑，这类高素质的现代人亦成为山东舰转型“现代航母”的增量引擎。

除了敏锐鹰眼，这艘巨舰还渴望着另外一些专注的眼睛。譬如，甲板另一端的操作员，他们的眼睛需高度聚焦起飞助理的一举一动，尤其是最终“凌空一指”的手势一扬，“就是这个瞬间，必须立刻判断，按下起飞按钮，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。”二级上士于峥盛解释，快了会误判，慢了像故障。

为了在这一决定性关头给出恰到好处的反应，于峥盛曾像初到学堂的孩子，“一遍遍默念必须给出100%的注意力，在这一刻，我们的要求是‘零失误’。”

紧急状况中的眼睛固然不容失误，在平时，一双细致、严苛的眼睛对设备的观察与判读亦关系重大。

光学设备是起降保障作业流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，在灯光引导下，“飞鲨”归巢的航线被压缩成毫厘之差的基准线——若稍有偏移，战机就可能错过整条甲板。

正因此，一级上士刘明有一双较真的眼睛，“电子元件最怕‘发烧’，运行时间长了，温度高了，性能和稳定性就会下降。”刘明解释，“所以必须时刻紧盯——既要关注设备的运动曲线，也要监测实时温度。”

咸涩海风吹了又吹，船舱上下，调度员紧盯雷达屏的瞳孔，地勤组检查阻拦索的手电光斑，医疗兵随时待命的警觉眼色……成百上千双眼睛的热切目光，织就这座钢铁巨舰的神经末梢。

眼

毫秒间最精准的锚

党端看点



记者手记 | 山东人看山东舰，山东舰上有群这样的人

原创视频 | 托举战鹰的人



扫码查看
专题报道